

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

资治通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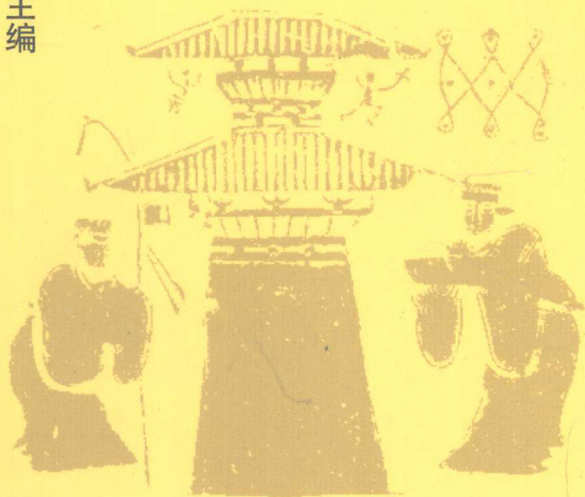
七



中華書局

〔宋〕司马光 编撰

沈志华 张宏儒 主编



卷一百一十五

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资治通鑑

七

晋纪



中華書局

目录

卷 第 一 百 三 晋纪二十五	
起辛未(371)尽乙亥(375)凡五年	4142
卷 第 一 百 四 晋纪二十六	
起丙子(376)尽壬午(382)凡七年	4180
卷 第 一 百 五 晋纪二十七	
起癸未(383)尽甲申(384)凡二年	4224
卷 第 一 百 六 晋纪二十八	
起乙酉(385)尽丙戌(386)凡二年	4268
卷 第 一 百 七 晋纪二十九	
起丁亥(387)尽辛卯(391)凡五年	4312
卷 第 一 百 八 晋纪三十	
起壬辰(392)尽丙申(396)凡五年	4360
卷 第 一 百 九 晋纪三十一丁酉(397)一年	4414
卷 第 一 百 一 十 晋纪三十二戊戌(398)一年	4454
卷 第 一 百 一 十 一 晋纪三十三	
起己亥(399)尽庚子(400)凡二年	4492
卷 第 一 百 一 十 二 晋纪三十四	
起辛丑(401)尽壬寅(402)凡二年	4540
卷 第 一 百 一 十 三 晋纪三十五	
起癸卯(403)尽甲辰(404)凡二年	4594
卷 第 一 百 一 十 四 晋纪三十六	
起乙巳(405)尽戊申(408)凡四年	4642
卷 第 一 百 一 十 五 晋纪三十七	
起己酉(409)尽庚戌(410)凡二年	4692
卷 第 一 百 一 十 六 晋纪三十八	
起辛亥(411)尽甲寅(414)凡四年	4742
卷 第 一 百 一 十 七 晋纪三十九	
起乙卯(415)尽丙辰(416)凡二年	4792
卷 第 一 百 一 十 八 晋纪四十	
起丁巳(417)尽己未(419)凡三年	4830

卷第一百三十五 晋纪二十五

起辛未(371)尽乙亥(375)凡五年

太宗简文皇帝

咸安元年(辛未,371)

1 春,正月,袁瑾、朱辅求救于秦,秦王坚以瑾为扬州刺史,辅为交州刺史,遣武卫将军武都王鉴、前将军张蚝帅步骑二万救之。大司马温遣淮南太守桓伊、南顿太守桓石虔等击鉴、蚝于石桥,大破之,秦兵退屯慎城。伊,宣之子也。丁亥,温拔寿春,擒瑾及辅,并其宗族送建康,斩之。

2 秦王坚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五万户于关中,处乌桓于冯翊、北地,丁零翟斌于新安、浍池。诸因乱流移,欲还旧业者,悉听之。

3 二月,秦以魏郡太守韦钟为青州刺史,中垒将军梁成为兖州刺史,射声校尉徐成为并州刺史,武卫将军王鉴为豫州刺史,左将军彭越为徐州刺史,太尉司马皇甫覆为荆州刺史,屯骑校尉天水姜宇为凉州刺史,扶风内史王统为益州刺史,秦州刺史、西县侯雅为使持节、都督秦晋凉雍州诸军事、秦州牧,吏部尚书杨安为使持节、都督益梁州诸军事、梁州刺史。复置雍州,治蒲阪,以长乐公丕为使持节、征东大将军、雍州刺史。成,平老之子;统,擢之子也。坚以关东初平,守令宜得人,令王猛以便宜简召英俊,补六州守令,授訖,言台除正。

太宗简文皇帝

咸安元年(辛未,公元371年)

1 春季,正月,袁瑾、朱辅向前秦求救,前秦王苻坚任命袁瑾为扬州刺史,朱辅为交州刺史,派武卫将军武都人王鉴、前将军张蚝率领步、骑兵两万人前去救援。大司马桓温派淮南太守桓伊、南顿太守桓石虔等在石桥迎击王鉴、张蚝,把他们打得大败,前秦的军队后退驻扎在慎城。桓伊是桓宣的儿子。丁亥(十七日),桓温攻下了寿春,擒获了袁瑾及朱辅,连同他们的宗族亲属一起送往建康,杀掉了他们。

2 前秦王苻坚迁徙关东豪杰及杂夷部族十五万户到关中地区,把乌桓人安置在冯翊、北地,把丁零人翟斌的部族安置在新安、浍池。众多因战乱而流离失所,如今想重归故里的人,全部听任他们自己的安排。

3 二月,前秦任命魏郡太守韦钟为青州刺史,中垒将军梁成为兖州刺史,射声校尉徐成为并州刺史,武卫将军王鉴为豫州刺史,左将军彭越为徐州刺史,太尉司马皇甫覆为荆州刺史,屯骑校尉天水人姜宇为凉州刺史,扶风内史王统为益州刺史,秦州刺史、西县侯苻雅为使持节、都督秦、晋、凉、雍各州诸军事、秦州牧,吏部尚书杨安为使持节、都督益、梁州诸军事、梁州刺史。重新设置雍州,治所为蒲阪,任命长乐公苻丕为使持节、征东大将军、雍州刺史。梁成是梁平老的儿子;王统是王擢的儿子。苻坚认为关东刚刚平定,郡守县令应该有合适的人选,于是就命令王猛根据具体情况选拔征召英俊杰出之士,充实六州的郡守县令,授官以后,上报朝廷正式任命。

4 三月壬辰，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卒。

5 秦后将军金城俱难攻兰陵太守张闵子于桃山，大司马温遣兵击却之。

6 秦西县侯雅、杨安、王统、徐成及羽林左监朱彤、扬武将军姚萇帅步骑七万伐仇池公杨纂。

7 代将长孙斤谋弑代王什翼犍，世子寔格之，伤胁，遂执斤，杀之。

8 夏，四月戊午，大赦。

9 秦兵至鸛峡，杨纂帅众五万拒之。梁州刺史弘农杨亮遣督护郭宝、卜靖帅千馀骑助纂，与秦兵战于峡中。纂兵大败，死者什三四，宝等亦没，纂收散兵遁还。西县侯雅进攻仇池，杨统帅武都之众降秦。纂惧，面缚出降，雅送纂于长安。以统为南秦州刺史，加杨安都督南秦州诸军事，镇仇池。

王猛之破张天锡于枹罕也，获其将敦煌阴据及甲士五千人。秦王坚既克杨纂，遣据帅其甲士还凉州，使著作郎梁殊、阎负送之，因命王猛为书谕天锡曰：“昔贵先公称藩刘、石者，惟审于强弱也。今论凉土之力，则损于往时；语大秦之德，则非二赵之匹，而将军翻然自绝，无乃非宗庙之福也欤！以秦之威，旁振无外，可以回弱水使东流，返江、河使西注，关东既平，将移兵河右，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。刘表谓汉南可保，将军谓西河可全，吉凶在身，元龟不远，宜深算妙虑，自求多福，无使六世之业一旦而坠地也！”天锡大惧，遣使谢罪称藩。坚拜天锡使持节、都督河右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

4 三月壬辰(二十三日),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去世。

5 前秦后将军金城人俱难在桃山攻打兰陵太守张闰的儿子,大司马桓温派兵击退了他。

6 前秦西县侯苻雅、杨安、王统、徐成以及羽林左监朱彤、扬武将军姚萇率领步、骑兵七万人讨伐仇池公杨纂。

7 代国将领长孙斤图谋杀掉代王拓跋什翼犍,太子拓跋寔攻打他,伤了两肋,但终于擒获了长孙斤,把他杀掉了。

8 夏季,四月戊午(二十日),东晋实行大赦。

9 前秦的军队抵达鹫峡,杨纂率领五万兵众抵御他们。梁州刺史弘农人杨亮派督护郭宝、卜靖率领一千多骑兵帮助杨纂,与前秦的军队在峡谷中交战,杨纂的军队大败,十之三四的人死亡,郭宝等人也战死,杨纂收罗了逃散的兵众逃了回去。西县侯苻雅进军攻打仇池,杨统率领武都的民众投降了前秦。杨纂十分害怕,两手反绑于身后出来投降,苻雅把他送到了长安。任命杨统为南秦州刺史,让杨安担任都督南秦州诸军事,镇守仇池。

王猛在枹罕攻破张天锡的时候,俘获了他的将领敦煌人阴据及披甲士兵五千人。前秦王苻坚平定了杨纂以后,派阴据率领他的披甲士兵返回凉州,让著作郎梁殊、阎负去送他们,顺便命令王猛写信告诉张天锡说:“过去你的先公向刘曜、石勒称藩的原因,只是考虑了力量的强弱。如今要论凉国的力量,则不如过去;要说大秦的德威,也不是二赵所能匹敌,而将军却反而与秦国绝交,这恐怕不是祖先的福分吧!以秦国的威力,只要一动作就没有谁能够阻挡,可以让弱水掉头东流,让长江、黄河回流西向,关东既已平定,就将移师黄河以西,恐怕不是你六郡的士人百姓所能抵抗的。刘表说汉水以南可以自保,将军说黄河以西可以全身,凶吉祸福全都系于你身上,可以借鉴的往事并不遥远,你应该深思熟虑,自己多谋求一点福分,不要让六代人经营的大业毁于一旦!”张天锡十分害怕,派使者向前秦谢罪称藩。苻坚授予张天锡使持节、都督河右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

吐谷浑王辟奚闻杨纂败，五月，遣使献马千匹、金银五百斤于秦。秦以辟奚为安远将军、湟川侯。辟奚，叶延之子也，好学，仁厚无威断，三弟专恣，国人患之。长史锺恶地，西湟羌豪也，谓司马乞宿云曰：“三弟纵横，势出王右，几亡国矣。吾二人位为元辅，岂得坐而视之！诘朝月望，文武并会，吾将讨焉。王之左右皆吾羌子，转目一顾，立可擒也。”宿云请先白王，恶地曰：“王仁而无断，白之必不从，万一事泄，吾属无类矣。事已出口，何可中变！”遂于坐收三弟，杀之。辟奚惊怖，自投床下，恶地、宿云趋而扶之曰：“臣昨梦先王敕臣云：‘三弟将为逆，不可不讨。’故诛之耳。”辟奚由是发病恍惚，命世子视连曰：“吾祸及同生，何以见之于地下！国事大小，任汝治之，吾余年残命，寄食而已。”遂以忧卒。

视连立，不饮酒游畋者七年，军国之事，委之将佐。锺恶地谏，以为人主当自娱乐，建威布德。视连泣曰：“孤自先世以来，以仁孝忠恕相承。先王念友爱之不终，悲愤而亡。孤虽纂业，尸存而已，声色游娱，岂所安也！威德之建，当付之将来耳。”

10 代世子寔病伤而卒。

11 秋，七月，秦王坚如洛阳。

12 代世子寔娶东部大人贺野干之女，有遗腹子，甲戌，生男，代王什翼犍为之赦境内，名曰涉圭。

13 大司马温以梁、益多寇，周氏世有威名，八月，以宁州刺史周仲孙监益、梁二州诸军事，领益州刺史。仲孙，光之子也。

吐谷浑王辟奚听说杨纂失败，五月，派使者向前秦进献一千匹马、五百斤金银。前秦任命辟奚为安远将军、湟川侯。辟奚是叶延的儿子，好学，待人仁慈宽厚，但缺乏威严决断，他的三个弟弟专权放纵，国人对他们都很怨恨。长史锺恶地，是西湟羌族中有势力的人，他对司马乞宿云说：“辟奚的三个弟弟横行无忌，权势高出了君王，快要亡国了。我们两人位居辅臣之首，岂能坐而视之！明天早晨日月相望之时，文官武将都要会面，我将要在那里讨伐他。国王周围全都是我们羌族子弟，只要我一使眼色，马上就可以擒获他。”乞宿云请求先告诉国王，锺恶地说：“国王仁慈而优柔寡断，告诉他一定不会同意，万一事情败露，我们就要被斩尽杀绝。事情已经说出来了，怎么能中途改变！”于是锺恶地按计划，在座位上拘捕了辟奚的三个弟弟，把他们杀掉了。辟奚惊慌恐怖，躲到了坐椅下，锺恶地、乞宿云上前扶起他说：“臣昨晚梦见先王敕令臣说：‘你的三个弟弟将要干叛逆之事，不能不讨伐他们。’所以我才把他们杀掉了。”辟奚因此得了病，神志不清，他告诉长子视连说：“我祸及亲生弟弟，怎么能在地下与他们相见？国家的大小事情，听凭你去治理，我的余年残命，依附于你而已。”于是辟奚因忧郁而死亡。

视连继立，七年拒绝饮酒游猎，军队国家的事务，全都委托给将领、辅臣们处理。锺恶地劝他，认为人主应当自己欢娱行乐，建立威势，传布道德。视连哭泣着说：“我自从先父在世以来，以仁孝忠恕相承续。先父念及友善仁爱没有贯彻到底，悲愤而死。我虽然继承王位，不过是空占着位置而已，岂敢安于声色娱乐！威势和道德的建立，只好交给后人吧！”

10 代国的太子拓跋寔因伤势恶化而死亡。

11 秋季，七月，前秦王苻坚到洛阳。

12 代国太子拓跋寔娶东部大人贺野干的女儿为妻，他死时妻子怀有身孕，甲戌（初七），生下一个儿子，代王拓跋什翼犍为此在境内实行大赦，给他起名叫涉圭。

13 大司马桓温考虑到梁州、益州多有寇贼，周氏则世代都有显赫的名声，八月，任命宁州刺史周仲孙监益、梁二州诸军事，兼任益州刺史。周仲孙是周光的儿子。

14 秦以光禄勋李俨为河州刺史，镇武始。

15 王猛以潞川之功，请以邓羌为司隶。秦王坚下诏曰：“司隶校尉，董牧皇畿，吏责甚重，非所以优礼名将。光武不以吏事处功臣，实贵之也。羌有廉、李之才，朕方委以征伐之事，北平匈奴，南荡扬、越，羌之任也，司隶何足以婴之！其进号镇军将军，位特进。”

16 九月，秦王坚还长安。归安元侯李俨卒于上邽，坚复以俨子辩为河州刺史。

17 冬，十月，秦王坚如邺，猎于西山，旬馀忘返。伶人王洛叩马谏曰：“陛下群生所系，今久猎不归，一旦患生不虞，奈太后、天下何！”坚为之罢猎还宫。王猛因进言曰：“畋猎诚非急务，王洛之言，不可忘也。”坚赐洛帛百匹，拜官箴左右，自是不复猎。

18 大司马温，恃其材略位望，阴蓄不臣之志，尝抚枕叹曰：“男子不能流芳百世，亦当遗臭万年！”术士杜炅能知人贵贱，温问炅以禄位所至。炅曰：“明公勋格宇宙，位极人臣。”温不悦。温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时望，还受九锡。及枋头之败，威名顿挫。既克寿春，谓参军郗超曰：“足以雪枋头之耻乎？”超曰：“未也。”久之，超就温宿，中夜，谓温曰：“明公都无所虑乎？”温曰：“卿欲有言邪？”超曰：“明公当天下重任，今以六十之年，败于大举，不建不世之勋，不足以镇愜民望！”温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超曰：“明公不为伊、霍之举者，无以立大威权，镇压四海。”温素有心，深以为然，遂与之定义。

14 前秦任命光禄勋李俨为河州刺史，镇守武始。

15 王猛依据潞川的战功，请求任命邓羌为司隶校尉。前秦王苻坚下达诏令说：“司隶校尉，负责督察京城周围的地区，职责重大，不能用来优待名将。汉光武帝不以政务官职赏赐功臣，实际上是更看重他们。邓羌有廉颇、李牧那样的才能，朕准备将征伐的事情交给他，在北方平定匈奴，在南方扫除扬、越，这才是邓羌的重任，司隶校尉怎么值得交给他呢！进升他的封号为镇军将军，赐位特进。”

16 九月，前秦王苻坚返回长安。归安元侯李俨在上邽去世，苻坚又任命李俨的儿子李辩为河州刺史。

17 冬季，十月，前秦王苻坚到邺城，在西山打猎，竟然十多天还流连忘返。乐官王洛勒住马劝谏说：“陛下为百姓所依托，如今久猎不归，一旦出现不测，让太后、天下人怎么办呢！”苻坚因此停止打猎回到了王宫。王猛接着进言说：“打猎确实不是当务之急，王洛的话，不可忘记。”苻坚赏赐王洛一百匹帛，授官箴左右，从此就不再打猎了。

18 大司马桓温，倚仗他的才能与地位、声望，暗中怀有背叛皇帝的志向，曾经抚枕慨叹道：“男子汉不能流芳百世，也应当遗臭万年！”方术之士杜灵，能预测人的贵贱，桓温问他自己的官位能到什么地方。杜灵说：“明公的功勋举世无双，官位能到大臣的顶峰。”桓温听后不高兴。桓温想先在河朔建立战功，以此为自已赢得更高的声望，回来后接受加九锡的礼遇。等到在枋头失败，他的威名陷于困顿，受到挫折。攻克寿春以后，桓温对参军郗超说：“这足以雪枋头的耻辱了吧？”郗超说：“没有。”过了许久，郗超到桓温的住所留宿，半夜时分对桓温说：“明公没有考虑什么吗？”桓温说：“你想有话对我说吗？”郗超说：“明公承担着天下的重任，如今以六十高龄，却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中失败，如果不建立非常的功勋，就不足以镇服、满足百姓的愿望！”桓温说：“那该怎么办呢？”郗超说：“明公不干伊尹放逐太甲、霍光废黜昌邑王那样的事情，就无法建立大的威势与权力，镇压四海。”桓温历来怀有此心，对郗超所说的深以为然，于是就和他商定计议。

以帝素谨无过，而床第易诬，乃言：“帝早有痿疾，嬖人相龙、计好、朱灵宝等，参侍内寝，二美人田氏、孟氏生三男，将建储立王，倾移皇基。”密播此言于民间，时人莫能审其虚实。

十一月癸卯，温自广陵将还姑孰，屯于白石。丁未，诣建康，讽褚太后，请废帝立丞相会稽王昱，并作令草呈之。太后方在佛屋烧香，内侍启云：“外有急奏。”太后出，倚户视奏数行，乃曰：“我本自疑此！”至半，便止，索笔益之曰：“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，感念存没，心焉如割！”

己酉，温集百官于朝堂。废立既旷代所无，莫有识其故典者，百官震栗。温亦色动，不知所为。尚书左仆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，乃谓温曰：“公阿衡皇家，当倚傍先代。”乃命取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，礼度仪制，定于须臾。彪之朝服当阶，神彩毅然，曾无惧容，文武艺准，莫不取定，朝廷以此服之。于是宣太后令，废帝为东海王，以丞相、录尚书事、会稽王昱统承皇极。百官入太极前殿，温使督护竺瑶、散骑侍郎刘亨收帝玺绶。帝著白帟单衣，步下西堂，乘犊车出神虎门，群臣拜辞，莫不歔歔。侍御史、殿中监将兵百人卫送东海第。温帅百官具乘舆法驾，迎会稽王于会稽邸。王于朝堂变服，著平巾帻、单衣，东向流涕，拜受玺绶，是日，即皇帝位，改元。温出次中堂，分兵屯卫。温有足疾，诏乘舆入殿。温撰辞，欲陈述废立本意，帝引见，便泣下数十行，温兢惧，竟不能一言而出。

考虑到海西公平素谨慎小心,没有什么过错,而利用床第之事则容易对他进行诬陷,于是就说:“皇上早就患有阳痿,宠臣相龙、计好、朱灵宝等,参与服侍起居床第之事,与田氏、孟氏两位美人生下了三个儿子,将要设立太子赐封王位,转移皇上的基业。”并将这话秘密地传播到民间,当时的人们都无法辨别真假。

十一月癸卯(初九),桓温准备从广陵返回姑孰,驻扎在白石。丁未(十三日),抵达建康,含蓄地劝说褚太后,请求废黜废帝司马奕,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,同时还草拟了诏令进呈给褚太后。太后正在佛室烧香,内侍报告说:“外边有紧急奏章。”褚太后出来,倚着门看奏章,刚看了几行字就说:“我自己本来就怀疑是这样!”看了一半,就停下来,向内侍要来笔加上了这样的话:“我不幸遭受了种种忧患,想到死去的和活着的,心如刀绞!”

己酉(十五日),桓温把百官召集到朝堂。废立皇帝既然是历代所没有过的事情,所以没有人知道过去的典则,百官都震惊恐惧。桓温也神色紧张,不知该怎么办。尚书左仆射王彪之知道事情不能半途而废,就对桓温说:“您废立皇帝,应当效法前代的成规。”于是就命令取法于《汉书·霍光传》,礼节仪制很快就决定了。王彪之身穿朝服面对朝廷,神情沉着,毫无惧色,文武仪规典则,全都取法决定,朝廷百官因此而佩服他。于是就宣布太后的诏令,废黜废帝司马奕为东海王,以丞相、录尚书事、会稽王司马昱继承皇位。百官进入太极前殿,桓温让督护竺瑶、散骑侍郎刘亨收取了废帝的印玺绶带。司马奕戴着白色便帽,身穿仅次于朝服的大臣盛装,走下西堂,乘着牛车出了神虎门,群臣叩拜辞别,没有不哽咽的。侍御史、殿中监带领一百多名卫兵把他护送到东海的宅第。桓温率领百官准备好皇帝的车乘,到会稽王的官邸去迎接会稽王司马昱。会稽王在朝堂更换了服装,戴着上面平如屋顶的头巾,穿着拜见尊者的服饰,面朝东方流涕,叩拜接受了印玺绶带。这天,会稽王司马昱即皇帝位,改年号为咸安。桓温临时住在中堂,分派兵力屯驻守卫。桓温的脚有毛病,简文帝诏令可以让他乘车进入殿堂。桓温事先准备好辞章,想陈述他黜废司马奕的本意,简文帝引见,一见他便流下了眼泪,但桓温战战兢兢,始终没能说出一句话。

太宰武陵王晞，好习武事，为温所忌，欲废之，以事示王彪之。彪之曰：“武陵亲尊，未有显罪，不可以猜嫌之间便相废徙。公建立圣明，当崇奖王室，与伊、周同美。此大事，宜更深详！”温曰：“此已成事，卿勿复言！”乙卯，温表：“晞聚纳轻剽，息综矜忍；袁真叛逆，事相连染。顷日猜惧，将成乱阶。请免晞官，以王归藩。”从之，并免其世子综、梁王璉等官。温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帅所领宿卫殿中。安之，虎生之弟也。

庚戌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。

初，殷浩卒，大司马温使人赍书吊之。浩子涓不答，亦不诣温，而与武陵王晞游。广州刺史庾蕴，希之弟也，素与温有隙。温恶殷、庾宗强，欲去之。辛亥，使其弟秘逼新蔡王晃诣西堂叩头自列，称与晞及子综、著作郎殷涓、太宰长史庾倩、掾曹秀、舍人刘彊、散骑常侍庾柔等谋反。帝对之流涕，温皆收付廷尉。倩、柔，皆蕴之弟也。癸丑，温杀东海王三子及其母。甲寅，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温旨，请依律诛武陵王晞。诏曰：“悲惋惶怛，非所忍闻，况言之哉！其更详议！”恬，承之孙也。乙卯，温重表固请诛晞，词甚酷切。帝乃赐温手诏曰：“若晋祚灵长，公便宜奉行前诏；如其大运去矣，请避贤路。”温览之，流汗变色，乃奏废晞及其三子，家属皆徙新安郡。丙辰，免新蔡王晃为庶人，徙衡阳，殷涓、庾倩、曹秀、刘彊、庾柔皆族诛，庾蕴饮鸩死。蕴兄东阳太守友子妇，桓豁之女也，故温特赦之。庾希闻难，与弟会稽参军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泽中。

太宰武陵王司马晞，喜好习武练兵，被桓温所忌恨，想废黜他，就把此事告诉了王彪之。王彪之说：“武陵王是皇室的亲族尊者，没有明显的罪过，不能因为猜忌随便废黜他。您要建立贤明的君主，应当尊崇辅佐王室，与伊尹、周公具有同样的美德。这件大事，应该再仔细考虑！”桓温说：“这已经是我决定了的事情，你不要再说了！”乙卯（二十一日），桓温进上表章：“司马晞收罗招纳轻浮之士，儿子司马综自负残忍；袁真叛逆，事情与他有牵连。近来他猜疑恐惧，将会成为祸乱的缘由。请求免除司马晞的官职，让他以王的身份返回藩地。”简文帝同意了。同时还免除了司马晞的长子司马综、梁王司马璠等人的官职。桓温让魏郡太守毛安之率所统领的军队宿卫皇宫。毛安之是毛虎生的弟弟。

庚戌（十六日），尊奉褚太后为崇德太后。

当初，殷浩去世的时候，大司马桓温派人送信吊唁他。殷浩的儿子殷涓没有答复，也没有到桓温那里去拜访，而是与武陵王司马晞游玩。广州刺史庾蕴，是庾希的弟弟，一直和桓温有隔阂。桓温憎恨殷涓、庾蕴宗族的强大，想要灭掉他们。辛亥（十七日），桓温派他的弟弟桓秘逼迫新蔡王司马晃到西堂去叩头自述，称与司马晞及他的儿子司马综、著作郎殷涓、太宰长史庾倩、掾曹秀、舍人刘彊、散骑常侍庾柔等阴谋反叛。皇帝面对他流下了眼泪，桓温把他们全都抓起来送交廷尉。庾倩、庾柔，都是庾蕴的弟弟。癸丑（十九日），桓温杀掉了东海王司马奕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母亲。甲寅（二十日），御史中丞譙王司马恬禀承桓温的旨意，请求依据法律诛杀武陵王司马晞。简文帝下达诏令说：“悲痛惋惜，惊恐不安，不忍心耳闻，何况是诉说呢！再仔细商议吧！”司马恬是司马承的孙子。乙卯（二十一日），桓温再次进上表章，坚持请求杀掉司马晞，言词非常激烈恳切。简文帝于是就亲手写下诏令赐予桓温说：“如果晋王朝的神灵悠长，你就不必请示，尊奉执行以前的诏令；如果晋王朝的大运已去，我就请求避让贤人晋升之路。”桓温看了以后，惊慌失色，汗流满面，于是就奏请黜废司马晞及他的三个儿子，将其家人全都迁徙到新安郡。丙辰（二十二日），黜免新蔡王司马晃为庶人，将他迁徙到衡阳，殷涓、庾倩、曹秀、刘彊、庾柔全都被满门诛杀，庾蕴服毒而死。庾蕴的哥哥东阳太守庾友儿媳，是桓豁的女儿，所以桓温特地赦免了她。庾希听说了这桩灾难，与弟弟会稽参军庾邀及儿子庾攸之逃到了海陵的水泽中。

温既诛殷、庾，威势翕赫，侍中谢安见温遥拜。温惊曰：“安石，卿何乃尔？”安曰：“未有君拜于前，臣揖于后。”

戊午，大赦，增文武位二等。

己未，温如白石，上书求归姑孰。庚申，诏进温丞相，大司马如故，留京师辅政。温固辞，乃请还镇。辛酉，温自白石还姑孰。

秦王坚闻温废立，谓群臣曰：“温前败灊上，后败枋头，不能思愆自贬以谢百姓，方更废君以自说，六十之叟，举动如此，将何以自容于四海乎！谚曰‘怒其室而作色于父’，其桓温之谓矣。”

19 秦车骑大将军王猛，以六州任重，言于秦王坚，请改授亲贤。及府选便宜，辄已停寝，别乞一州自效。坚报曰：“朕之于卿，义则君臣，亲逾骨肉，虽复桓、昭之有管、乐，玄德之有孔明，自谓逾之。夫人主劳于求才，逸于得士。既以六州相委，则朕无东顾之忧，非所以为优崇，乃朕自求安逸也。夫取之不易，守之亦难，苟任非其人，患生虑表，岂独朕之忧，亦卿之责也，故虚位台鼎而以分陕为先。卿未照朕心，殊乖素望。新政俟才，宜速铨补。俟东方化洽，当袞衣西归。”仍遣侍中梁谠诣邺谕旨，猛乃视事如故。

20 十二月，大司马温奏：“废放之人，屏之以远，不可以临黎元。东海王宜依昌邑故事，筑第吴郡。”太后诏曰：“使为庶人，情有不忍，可特封王。”温又奏：“可封海西县侯。”庚寅，封海西县公。